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先秦憂患思想探微

子計畫五：莊子憂患思想探微

計畫編號：CNCW94-01-05

子計畫主持人：徐正桂

前言

莊子（約公元前 369 ~ 前 286 年），名周，字子休，戰國初期宋國蒙城（約位於今河南省商丘縣東北）人。莊子生活在一個大動亂、大變革時期，是中國社會由奴隸制至封建制之大轉折時期。當時周王室已名存實亡，諸侯兵戎相見，戰亂頻仍。齊、楚、燕、秦、韓、趙、魏七國爭霸天下，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各種社會問題極其尖銳、複雜。在此社會背景下，繼儒、墨兩家之爭後，各種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學術流派競相而起，形成儒、墨、道、法、名、陰陽等百家爭鳴之局面。莊子既無力改變現況，乃以灑脫、放達、愉悅、自適之心境，在自我理想世界中尋找精神上之解脫。其云：「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鼠肝蟲臂，任爾稱呼，無所不可。」又云：「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透過以「姑妄言之」或是「嘗試言之」之態度，闡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自然化合為一體之思想，正是值此亂世，哲人之憂之具體領悟與實踐。故本文擬就二方面說明莊子憂患意識之緣起及相對應下所引出之應世之方。憂患意識之緣起，常起於時局之變動，莊子生於大變局之下，不得不有所感，感觸愈深，憂慮愈切，所以就時代變局分一、戰爭頻仍，生民塗炭二、思想分歧，各是其是三、縱情肆欲，喪失本然，來說明身為思想家的莊子感時而發的背景，其次論述莊子所提出的應世之方，透過大環境的認知，提出「虛」及「因」的應世態度，以闡發莊子之人生智慧與實踐歷程。

結果與討論

莊子憂患意識起於對時代變局及個人生命之有限性，此部分論述如下：

一、戰爭頻仍，生民塗炭

〈人間世〉借顏回之言，說明在獨君之統領下，百姓無所依從之困境。其云：「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由於衛君專橫獨斷，迫使百姓不得不投入戰場，致死傷慘重，田地化成焦土，民無生存方向。〈在宥〉又云：「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由於社會動亂，人民處於被枷鎖網綁及陷於刑戮，甚至身首異處者，不可勝數。莊子更於〈則陽〉以戴晉人蝸者之例，批判當時國與國間只為擴張土地，不惜伏屍百萬之慘酷爭伐。其云：「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在這爭伐不止，禍亂相繼的時代，生命的價值已全然摧毀，生命的可能，也蕩然無存。所以莊子不免借楚狂接輿的口，感嘆生命的不確定，而期待全然保生的可能。

二、思想分歧，各是其是

思想原本是指導人民歸屬及生活方向之標的，當時有志之士，針對時局之弊病，各提出相對應之方法，於是形成百家爭鳴之盛況。但在動亂中的紛紜與歧異，更使得百姓失去依循之指標。〈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又云：「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以為各家雖各有其好，但只不過是一曲之士，未見道之全貌。更何況「各是其是」的結果，反將造成「天下裂」。所以莊子感嘆道術之不一，透過〈天下篇〉，針砭當時重要思想家，一方面指出各家特點，一方面也提出批判，並藉之歸結出自己之應世之道，以利生民。

三、縱情肆欲，喪失本然

人生而有情，任情之所欲，而不知節制，則將失其本性，而為物所役。〈天地篇〉云：「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由於不知節制，放縱五官之欲，反斲傷自我本然。〈駢拇篇〉云：「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莊子則更進一步指出，不止是內在官能欲望之競逐，會喪失本性，就是外在名利權勢之爭奪，也會喪失本性，其追逐目標雖然不同，造成的結果卻是一樣的。所以如何在亂世中保有自我本然天性，不為物役而能悠游其間，正是莊子應世思想之重要課題之一。

由於局勢之動亂，引起莊子對人們處世的憂慮，所以對身處其中的環境有深刻的認識，有助於掌握形勢及保守本然的原貌。就這大環境來說，莊子以為有如下之現象是人們必須認清而該避免執著的：

一、萬物各有本然，無貴賤大小之分

〈秋水篇〉云：「梁麗可以沖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鶩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山丘，言殊性也。」棟梁有棟梁之用，千里馬也有千里之能，是不能以捕鼠來要求千里馬，以塞穴來要求棟梁。又云：「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莊子指出物的本然，是不分貴賤。貴賤來自於「觀」的立場，站在不同的立場觀物，

差異就自然顯現。差異不影響本質，但卻隨時隨地而改變。所以人世間的現象是暫時的，不是永恆不變的，對暫時的現象，是不必去費心追求。

二、萬物的存在是相對性的，不是絕對性的

〈齊物論〉云：「毛騫、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又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小。」同樣是美的議題，就人來看毛騫、麗姬是美的，但就魚、鳥、麋鹿來說，不僅不美，反像見著怪物般，所以外在事物沒有絕對性的。世間大小也是相對的，在未見泰山前，天下萬物沒比秋毫之末更大的；未見彭祖前，天下萬物的壽命沒比殤子更長的，因此大小、長短、美醜、好壞皆是相較下的結果，不是放諸天下皆準的。

三、人的知力有限，不能窮盡天下道理

〈秋水篇〉云：「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則陽篇〉云：「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也，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于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于物而終以為過。」

萬物的滅亡、生息、充實、空虛，是無始無終，循環往復。萬物的生長，就像快馬奔馳一樣，沒有一個動作不在變化，沒有一刻不在移動。以人之知，只能明瞭雞鳴狗吠，至於深入的道理，則有不足，甚至將因不自知，而「或使」、「莫為」的結果，反局限于物而終究不當。故對知之用，莊子期期以為不可。於〈列禦寇篇〉告誡列子不可炫智，〈外物篇〉借宋元君夢神龜一事，明白指出「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漁網，而畏鵜鶘。」〈在宥篇〉更借崔瞿與老聃的對話，直言「絕聖棄智」，以仁義聖智為刑具之契木孔柄了。

外在環境，既充滿著變動性及不確定性，因此，吾人不必追求外在的事物，只有回歸到自我的本然，追求內在的精神的絕對自由，才是根本之計。在〈逍遙遊篇〉莊子明確指出，凡是依靠外在環境，絕對法尋求絕對的自由。無論大鵬之搏飛，斥鴳之槍榆枋，至於列子禦風而行，皆是「有待」，「有待」則成為生命發展的障礙。那麼吾人該如何擺脫生命障礙，而主導自我生命？莊子提出了「虛」及「因」的應世態度。虛在於自處，因在於處世。

「虛」的自處哲學

〈應帝王篇〉云：「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由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以虛應世，任物去來，不留痕跡，故能不勞神傷，不為物所損。〈人間世篇〉強調求名求智為混亂之源，而提出「心齋」，〈大宗師篇〉提出「坐忘」，〈天地篇〉借黃帝遺玄珠，提出「無心則得道」，皆是就虛之作用，進一步之說明。

「因」的應世態度

1、順物之本然，不立名目以傷物

〈天道篇〉云：「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莊子借老子之口，說明萬物固有其本性，只要依順自然之德去做，就是對萬物最好的牧養，不然反將亂人之性。〈應帝王篇〉末段更以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之寓言，批評傷害本性的嚴重後果，深具警惕意味。

2、治天下在無爲、法自然。

〈天道篇〉云：「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政之煩擾常造成人民之苦痛故爲政之道，在於順民之情，如天地不生產，而萬物自然化育。〈徐無鬼篇〉以黃帝迷途問牧馬童子治國之道，童子答以「又奚事焉」，何必生事

3、處世在因其固然，依其天理

〈養生主篇〉云：「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導大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庖丁因爲能掌握牛之肌理，並順從其結構，才能游刃有餘的在過程中成就最高的藝術之美，正說明在錯綜複雜的社會中，能以「因」的態度面對事物，才能悠游其中，無所不適。

自評

本專題計畫旨在就莊子之憂患意識，以及因此提出之應世方法，來闡明莊子之人生智慧與實踐歷程。莊子透過大環境的認識，指出環境的變動及不確定性，以及人性本身的不足性，而由外在的追求轉而深入個人的精神追求，並提出「虛」及「因」的應世態度，在混亂的時代，提供了另一方向的處世哲學，也給吾人多一層的思考。

參考文獻

- | | | | |
|------|--------|------------|-------|
| 陳鼓應 | 莊子哲學探究 | 日盛出版社 | 1969年 |
| | 莊子引得 | 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1973年 |
| 鄭虹 | 白話莊子 | 華文出版社 | 1993年 |
| 錢穆 | 先秦諸子繫年 | 三民書局 | 1980年 |
| 勞思光 | 中國哲學史 | 友聯出版社 | 1980年 |
| 侯外廬等 | 中國思想通史 | 人民出版社 | 1957年 |
| 吳康 | 哲學大綱 | 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69年 |